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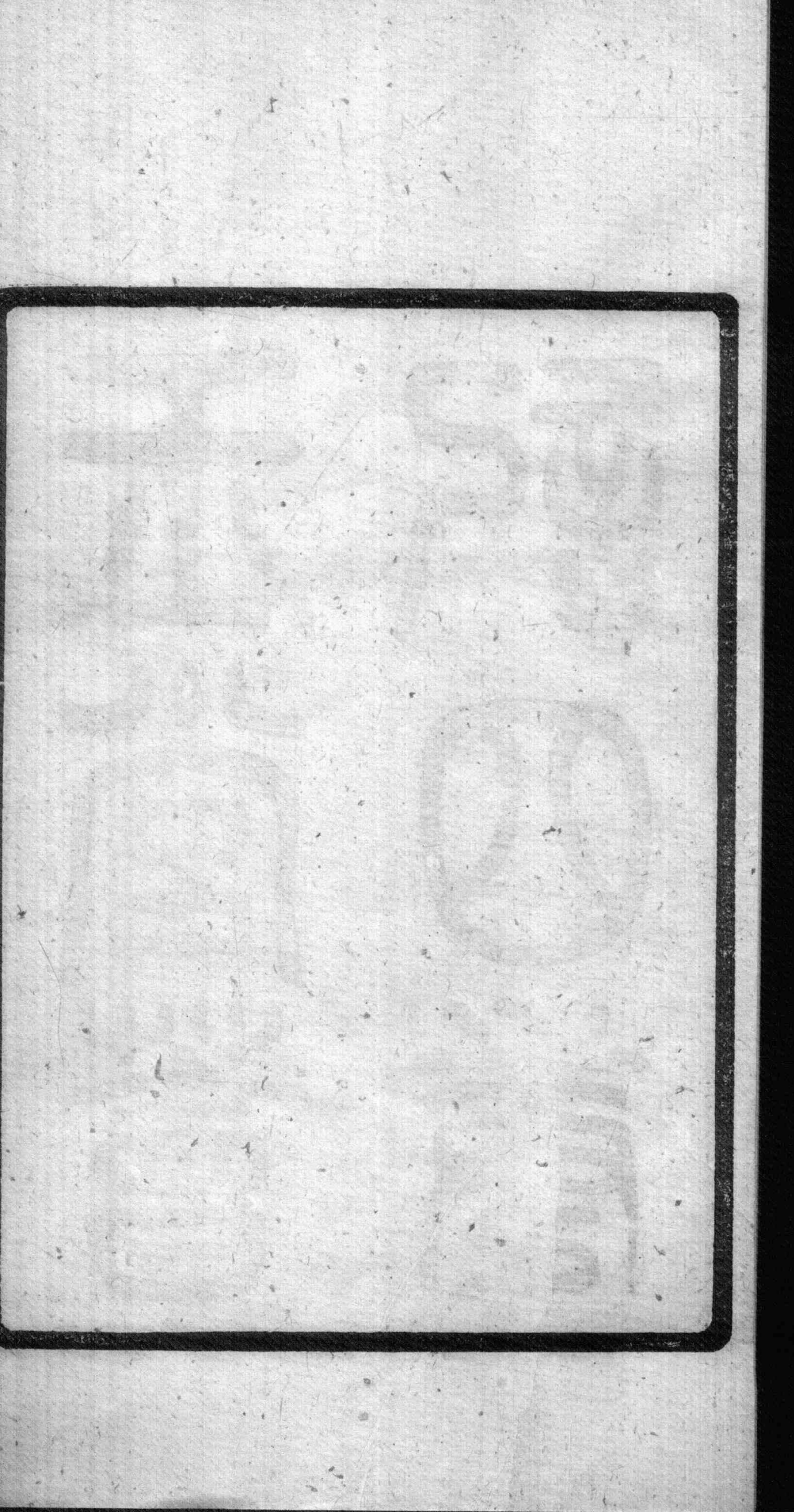
玉
堂
薈
記

全

玉堂書記

玉堂書

記四齋



玉堂薈記敘

春秋之作也定哀則微豈非以身際兩朝當世之故有不敢盡言者乎若夫數世而上其人往矣其事往矣可惟吾所論列而無他顧忌固也然非耳聞而目見之也或傳諸故老或披諸載籍使非身當其世者有所遺留又安所得據以盡言也故揚雄把三寸柔翰遇有所得歸而以鉛摘次之於槧獨方言一事然乎哉我朝詞林之設名爲史官而每易一代乃修實錄其簪筆螭頭僅存故事於當世之故闕如也官則設而職則廢何歟今上御極之初命史官記注迨後召對漸用喜怒恐不可以示後而記注廢矣嚮者日講六員專司起居一切詔

諭傳宣月有其籍近因一二執政間奉密諭不欲聞之於外而起居廢矣雖然未盡廢也端木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襍錄漫記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矣壬午再入春明感興時事甚懼此道之淪喪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概於中則書之彙爲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麤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命曰薈記明其襍亂無統未足比於作者之林也然撫實而不敢爲誣余亦竊自信焉或厭歛余曰此昧乎定哀則微之義者也余固所不辭矣荷水楊士聰題

玉堂薈記卷之一

嘉業堂叢書

荷水楊士聰朝徹撰

濫泛也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水茂僅可浮觴耳見孔子家語本言開端託始非言末流近日時文多誤用爲末流或若酒醉源倒者然殊爲可笑戊寅歲乃見之票擬以驛遞濫觴已極夫驛遞流弊誠有之不合咎及開端且云已極何也夫省中不可有伏臘侍郎閣中豈可有濫觴學士乎

文湛持爲講官爲日不多而能致主上之聽一日講次上方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爲人上者可不敬哉文鄭重言之上爲悚然下足肅容以聽使其久在講

筵何事不可得之於 上此等講書方爲有益

文之入閣出自特簡烏程雖素與不合弗能閒也乙亥
冊封差旋升少詹文旣久次又老憊不能乘馬屢託人
以三品爲請烏程固靳之指已坐日不久此處亦須他
到何論三品文甚不樂多稱病注籍七月召對試票擬
文正在杜門乃御劄與試七人而文在其中七人者陳
子壯蔡奕深俱烏程所薦乃吏部具履歷以進竟不用
陳蔡而用文也

文湛持性疏直不類蘇人入閣後余止再晤每談無所
不及凡票擬及 上意如何傾吐惟恐不盡故人情翕
然余獨私語人曰文決非久於位者古人不對溫室樹

者謂何未幾而烏程用許霞城事逐之矣

許霞城譽卿家居已久與之京堂非過科道中碌碌無奇而取京堂者甚多豈必盡勝許也資俸兼論之說特德州與烏程算定以難之者耳難許所以難文也文自恃特簡於溫無所依倚但公事齟齬可也甫入政府豈宜樹私其與烏程論鄭鄮者曰晚生已叨冒至此豈宜但復庶常烏程對曰且從容再議會許忽欲轉南又欲轉北而德州疏上矣文猶不察而謬爭之益事事在烏程籠絡中如何展脫得乎

何香山在閣中二年烏程亦頗相安至是併逐之何與文辭朝之日卽溫開籍見朝之日閣吏爲溫投報單稟

溫云來日二位辭朝恐不便相見溫曰不妨至次早行
禮畢何與文拜溫溫亦還拜一茶一揖之外彼此不交
一言真所謂一鵬挾兩兔者非耶

黎左嚴元寬爲浙中督學烏程長子儼干之而不能盡
從亦非能盡拒之也黎實不能愜浙中人情其爲部科
磨勘非盡烏程意也黎遂將儼書刻揭與烏程作對乃
烏程自辯儼爲秀才侃爲童生豈有秀才童生而敢干
督學者乎不知秀才童生乃官生公子也其目中豈有
督學溫之藉口未可以欺人也

乙亥六月大旱祈禱烏程宿朝房數日未歸寓次子侃
與惡少年游狹斜爲言官所糾事頗猥褻宜自引咎乃

嘒嘒置辯且云侃不幸而爲臣子衛編修肩文笑謂余曰烏程襲王荊石語誤矣彼時王縉山中解元宜云不幸而爲臣子阻其上進之路今云不幸而爲臣子無乃阻其花酒之興也耶今昔之相懸至此

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甲戌春長山相君歿於戍所同鄉總憲旅華東等相約於朝房候烏程求代題給勘合歸里烏程不肯曰此事如何使得衆等各無辭而退烏程入閣卽日具揭至次日而準勘合之旨下矣

王坤之疏及宜興烏程實陰使之將以傾宜興而爲首斬也自王東里召對後坤又有一疏二十餘款皆有事蹟上恐疏下又起爭辨乃留中不下而陳金鉉贊化之

疏上矣於是卽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以致宜興罷去實則王坤之言也陳爲刑科都給事中適范永漸淑泰疏言獄囚淹滯有旨責刑科回奏陳疏旣上傳聞票擬降三級調外於是陳遂疏糾宜興甫上而回奏旨下並無降調之說陳深悔之已無及矣初王東里召對時上語宜興曰卿昨辨王坤疏日後錄入史書甚好看宜興默然無辭以對或云宜對曰閣疏原不發鈔此可以支吾否乎上意有在直因事而發耳每見宜興語相知曰有我在不妨此任事之言亦召禍之言也宜其及矣

殿試分卷在受卷官其實中書掌房者主張居多讀卷

多人每人分不及三十卷若授意中書以書字不工之卷聚於一處而以注意之卷入其中不拘分到何人自是第一但得第一則一二三名惟首輔之所置他人不敢問矣然是科江西陳泰來因夢狀元而改今名如舒芬劉國裳者則又前定之數也

辛未館選後言宜興者有曰何地不生才而鼎甲三人及會元館元必出於蘇松常淮四府以淮與江南並稱四府此何以服宜興之心乃不辨此而辨館元曰至於選館首名亦別無優異末名亦別無差殊安所得館元而稱之夫館元豈無此可以服言者之心否耶但館元雖有實無關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甲戌曾就義刻

樹牌扁稱館元及第則又咄咄怪事矣

辛未館選他未遑論但以南直言之額取三人江南二人江北一人此成例也江北已擬張一如矣但以吳館元馬張二人皆名士不可去遂奪一如而並與之此謂之無私可乎張溥卷有塗注字卷完時政府極爲懊憾翌日竟以進呈上旣不駁言者亦未之及幸矣烏程當宜興在位已自用事宜興不敢較蓋戊戌至癸丑十五年前輩矣故辛未館選烏程亦得主持北直吳慎旃烏程祭酒時監元也鄞縣沈憲申四明相君之姪孫而四明卽烏程房師又江右本擬朱徽宜興鄉會門生也豐城唐館師在內閱卷力薦羅小遜宜興以爲年

老唐忿然曰場中尙欲作會元而今庶吉士反作不得
宜興不得已乃以與羅其餘他省多有類此者若非限
數限省不知攘臂交口作何光景

鄭方水館師入閣偶票一疏內有何況一字誤以爲人
名也票云何況著撫按提問 上駁改乃悟由是有館
員須厯推知之論輕變成法大啟營競此亦治亂之一
大關也方水師極其博學厯三十年詞林雖無他謀畫
而居心平恕未必非對證之藥乃以一時之誤爲 主
上所輕未幾遂卒於任良可惜也

方水師刻有詩集每首自注律詩一首注有十餘行者
爲絕句云萬厯年閒老庶常 光宗己未復登堂蓋已

未辛未兩教習也按己未乃萬厯四十七年明年庚申
神宗賓天 光宗卽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九月又賓
天乃以八月爲泰昌元年豈己未屬 光宗乎大都年
邁不及詳確處有之大段亦無甚錯若韓城之濫觴大
貽嗤笑而 上殊未覺也

庶常常字奏章中有改爲恆字者頻因諱由之謬天啟
年間魏璫用事因知縣給由借題以處江西巡撫遂一
切改之迨後又改舉人朱由櫟爲田櫟此益府宗室也
宗室可改是爲蔑賜名矣且宗室以由名者何止數百
果盡改之則 高皇二十字何以設爲改由字已謬而
無識者併及常字果爾則高瞻祈見祐厚載翊何字不

當諱至 高皇帝之元字尤當諱也何概不聞諱而獨
諱常由二字乎戊寅講筵講由也可使從政一節講官
讀由爲咎繇之繇 上諭以不必因傳諭閣中見在九
廟單諱下一字其祧廟惟二字相連乃諱則熾基等字
亦不諱也此諭未經通頒乃謬諱如故也我朝諱字原
甚疏闊 英宗諱鎮而邊鎮之鎮三百年未嘗諱也
卽武廟之照字書本從火未諱四點者故自 世廟至
熹廟百餘年照字如故而今乃追諱爲炤甚無謂也
昊天上帝人主所尊敬但從來無高擡之例卽祖宗等
字不過與皇上並擡今 上謂與祖宗並列意有未安
令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誠哉尊祖敬宗之意至